□13
3046
3

3046
3

列子庸齊口義卷下

庸齋林希逸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

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朕兆是知其無
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謂之
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
之先後終始無所止極知春先而夏後春終而
夏始先豈爲始後豈爲終紀極也惡知其紀言
無極也物之外事之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
下不可思量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

固問堅問之也不得已而後答曰謂之無則無
極既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而知爾無
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始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樣
語脉也莊子逍遥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革
棘革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
同不足深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
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

東復循營也西行至鄒人民猶是也鄒之西復猶鄒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皆不可知譬如在於營者人民在於鄒者但見鄒之人民豈知營之東又有如營者鄒之西又有如鄒者以中國之聚見且如此況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爲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如是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大小相含譬如毛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詰萬物既如此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間太虛含天地者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含萬物者既不可窮則含天地者亦安知其所

極安知天地之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含容也
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
之廣大故爲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
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
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
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
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
水濟歸焉
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絕地維此皆務爲
駭世之言不可以爲實論天之傾西北此造化
至妙處若無倚蓋之勢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
何以見其盈縮何以爲晝爲夜此須識天文者
方知之知地有上下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
得有柱有維乎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
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隣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陁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

歸墟者即尾閭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州也

純縞純白也珠玉也峙停也毒之苦之也
禺強神名也合負以六者同負而去也趣往也
數者數其骨也使陀使隘狹也五山之仲壘十
五蠭之三番龍伯之釣鼇帝之怒龍伯皆寓言
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十二天香積國西方淨
土之類是也
從𠂤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
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龍伯之國小猶長數千丈僬僥之尺五諍人之
九寸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
不常不可以耳目所見者爲定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
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壞之
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蚊者
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
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
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
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

志之

冥靈木名也終鬐朗窮鬐也北之又北愈遠之地也稱去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大如此身亦稱之則其大可知矣世人眾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廣大之所乎此皆寓言却以禹益實之世言山海經大荒經皆禹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河也其意但因禹治水行九州故借其名以實其說夷堅亦猶莊子之齊諧也

江浦之間生麋蠛其名曰焦蝡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覩普弭切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雖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堪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因諍人之論又生麋虫之說小之而又小者也

覩俞亦古之能聽者此即莊子聽之以耳不若

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之論
異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碧樹而冬生實丹
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濟州珠之渡淮而
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
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均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
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
識其同異哉
櫟椽樀柚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之不
足所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皆均物各
一性不得而相易物物各全其生物物各足其
分巨者細者脩者短者皆造物之理孰爲異孰
爲同此數語郤自端正已語終之辭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
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屋懲山
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
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虖何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

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
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
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
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
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
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
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孫無窮匱也而山
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揭蛇之神
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

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
之陰無隴斷焉

太形即太行也聲相近也指通向南而通道也
隱土北方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易節一年也不
慧不明也固蔽也此章其言似迂闊然以形容
不已之意却甚有味釋氏言補陀大士初修行
時窮苦而無聊見將下山遇人於水邊磨一鐵
尺問之曰磨此何用曰將以為針大士笑之曰
汝豈愚邪鐵尺可磨為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

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補陀而後成
道似此之言甚迂其嘗以爲有味有益於學者
若人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爲何學不可成也東
坡曰徐徐而爲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恐此
意不堅行之不力耳東坡此語似甚淺近若研
究得來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又日新文王
之純亦不已即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
也無隴斷者言其地皆平雖小坡埭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
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
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
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爲鄧林鄧林之廣
猶數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必古來相傳
有此怪異之說故清虛之淀並取以入其書以
爲大言之資耳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
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

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
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
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
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
通也

夏革既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荅兩夏革邪一
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矣神靈所
生即日月陰陽太歲是也上章以神靈結語下
章以神靈起語可見文勢禹曰有形之物或夭
或壽皆有道存焉唯聖人則通知之革又曰亦
有不待陰陽日月而生者石卵石子何假陰陽
之氣土蟻地龍何假日月之明朝菌蟪蛄豈殺
春秋而夭松柏南山豈尊逸而壽竊脂剖葦豈待
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繒纊而暖飛禽之類
豈待舟車而行此又自然而然非常理可推雖
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主歲之神也今
日者亦用此則自古有之矣此意蓋言天下之
事有可以常理推者又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

以爲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濵北海之北
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
之所齊限無風雨霏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
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名壺領狀
若鬱毓頂有口狀若負瓌名曰滋沇有水湧出名
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浮注於
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乙札萬人性婉
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怠長幼儕
居不若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婚緣水而居不耕
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
民簒卓亡數有喜樂亡哀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
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憊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
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腊澤香氣經旬乃
歌

終北窮北也齊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止極也
喬陟高山也壺領亦方壺員嶠之類觀毓頂器
滋沇之水名曰神瀵出於一源分於四畔埒猶

陰也經營十國言此水遶一國也婉而從物順
也弱骨不力爭也孳皐孳生也皐盛也此章自
經旬乃歇以上言禹之所見也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其國
微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遂口俱之其國幾弛舉隰朋
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
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吒

則徒率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
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老悖何從
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曰此固非朋
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外之也齊國之富奚
戀隰朋之言奚顧
又因齊國遵海而南倣於琅琊之事添此一段
說話幾弛舉者言幾乎弛日而欲舉行也肆吒
者肆意而叱吒也視撝者隨目所視而指麾
之也彼國之不可升者言但恐求至而不可得

也此等言意亦不過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椎髻而裸北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環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

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同衣食或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廣人之聚見耳

越之東有輈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乃與屠其肉而棄之然後埋之骨烟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文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煙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輈沐炎人儀渠皆國名也乃者割也此章之言墨子亦有之兩漢東夷狄傳晉之載記亦間有一二事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

同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爲美我之惡
好安知非彼之惡憎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
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
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
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
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
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
汝多知乎

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說相
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理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
而疑絕髮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
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
形者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也亦然者
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縣與髮均則雖髮可以
縣故曰均髮均縣若物與髮有輕有重則髮必

斷絶其所以斷絶者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絶不均也若輕重均平則雖欲絶而不絶故曰均也其絶也莫絶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絶也莫絶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皆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知其然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尚以獨繭絲爲綸苦鐵爲鉤荊蔾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絶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尚曰臣

易而賢之投以神藥既悟初二人辭歸於是公皇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公皇之室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求辯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此直形容乎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苦明道曰一百四病皆由它心須由我始得此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自由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
游柱指鉤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
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
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
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
終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知師文曰
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
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

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
之連雙鵠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
事放而學鈞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
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
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取以能必
弱制彊必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
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詹何之鈞蒲且子之弋與傴僂丈人之承蜩旨
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無強無弱

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以制重此郎老
子柔能勝剛之論也
魯公亟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
之既同愈謂公亟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
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
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
亟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察夥志
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
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
交下川池暴泾及冬而叩徵絃以激雜賓陽光熾
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涌鄭衛乘乃撫心高蹈曰徵矣子之
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
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至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指妄指也鈞絃
調絃也不在絃不在聲者心未安也得於心應
於手則遺其器也未能如此聊以不敢動絃也
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者此後如何也當春爲

秋聲而秋氣應當秋爲春聲而春氣應當夏爲
冬聲而冬氣應當冬爲夏聲而夏氣應商絃屬
秋角絃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爲中聲故
和氣應琴有五絃一絃主一聲此曰叩某絃者
非調其一而廢其四蓋某曲以商爲主某曲以
角爲主也此意蓋言音聲之妙可以通造化而
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似在一日之間安得通
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爲寓言
也微矣子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

樂名也按琴執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鄒衍
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
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
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
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
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
逆旅人之厚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
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

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雒之遺聲

撫節按拍也匱之也歌假食賣歌以求食也

發之謝而送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因師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此又其言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倩妻王大怒立欲誅俳師大懾立剔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采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俍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

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奐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進之也漢書搢紳搢
亦作薦日以俱來明日與同來也趣步俯仰皆
實如人然信實也巧夫歎其工能之巧也鎮摩
也摩其口而使之歌則皆合律奉其手而使之
舞則應節始者以爲實似人既久則宛如實人
也盛雖葦多之雖也招戲之也諦審也料點檢
之也令會復如初既剖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
初見也木人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聲何從出此

意蓋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目應於耳足
應於肩只應於心何嘗由我釋氏四大之說亦
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化況造化之巧乎貳車
者副車也雲梯攻城之具也飛鳶亦木爲之也
此與雪峯木毬相類亦謂能之極者言般輸墨
翟自謂椎巧此之優師又不足言技能矣所以
終身不敢自稱其藝時乎而執規矩者謂輸翟
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爲時乎不得已而後
執之也東門賈翁滑釐兩人名也

甘蝱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
學射於甘蝱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
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
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
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
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
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
焉以觀餘物皆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
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

膺曰汝得之矣
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雖末鉏倒眥而
不瞬孟子所謂不見目眺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
其更學視也亂既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
燕角之弧以燕之角爲弓朔蓬之幹以朔之蓬
爲幹也此弓矢之精也視雖如輪而後可射此
此精藝者必然如扁鵲學醫隔墻而見人尤異
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

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
墮於地而塵丕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
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
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丕得告術
於人

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互相射也彼此之矢相觸
而落於地塵亦不起言其平落地也父棘刺之
端而扞其來矢亦相值而無差池也剋臂者削
其臂以爲識而捺誓也此說似迂向游淮讀軒路

分者其年已近七十十矣春秋大閱第一籌年年
得之渠嘗云初收王辛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
辛勢弓欲射之軒之手中只有一條短木擡呼
辛而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射我不中
汝即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管取做官人辛發
三矢皆爲木擡取擊而落地辛遂拜之王辛後
爲光州武定都統及其至安豐有王辛舊將亦
言此事與軒語一同軒忘其名矣然則紀昌飛
衛之相射豈得謂誣乎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敬禮甚
畢泰豆三年不告造父敦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
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
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
唯命聚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
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
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
也齊輯乎轡御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於
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
合於馬忘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
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術應之於
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
以目視不以策誤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
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
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
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泰豆亦喜之善御者也裘箕古語也已見學記

學弓先學矢皆竹器也治攻金也與裘何須述
語素難通然考工記有裘氏不知取主何事此
官既缺恐當時所職或有近於治者今不可知
矣先觀吾趣者使學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
速成也轡銜唇吻在馬者也胸臆掌握在人者
也覆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
也曲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不勞也猶
考工曰其柱不敝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之從
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驱投無豈馬行不

亂也轍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轍也者
車行不越乎轍之中也蹄外無餘地者蹄不亂
則其地不多也山谷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
一同也履木而行其說亦迂觀今人緣竿履繩
而躡屐者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
以為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況學道乎

魏黒卵以瞎嫌殺立郎章立郎章之子來丹謀報
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粗而食順風而趣雖
怒不能稱與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屠黒

卵黒卵悍毒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
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鎗鐏推屈而體無痕撻負其
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交申他曰子怨黒
卵至矣黒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
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
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
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
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
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
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
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
存莫識其狀其耶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
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北方夜則見
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驟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
而不血刃焉此三寶劍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
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請其下
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啞而授
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黒卵

時黑卵之將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
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
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蟲而三招
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
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
來丹之來過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
彼其厭我哉
曜嫌私慾也氣甚猛威甚銳也形甚露骨立也
順風而趣其行弱也悍志絶衆其志勇悍過人

也痕跡也雖斃初生之禽也易子過矣甚
輕汝也三劍之名方言厭勝之術也泯然無際
者沒而不見邊際也暫且暫爽之交日初出
之時也且久昏明之際日將入之時也且久猶
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晝則見影夜則
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驍合作驍驍然微直
聲者請其下者來其第三劍也因其醉而斬之
疑其已死遂趨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盧劍已
過如無物也寅與癡同丹之三擊彼以爲三招

如兒戲然嗑急也支軀肢體疆惡而不柔和也蓋言壓勝之術自有神異而況學道乎以此說而入其言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征西戎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劍長尺有咫練鋼柔刃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練鋼練熟之鋼金也赤刃金精其色赤也如切泥之切玉之劍今雖未見火浣之布今人皆見之世間自有此事果於自信者言皇子但信其耳目聚及而不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遂以傳者為妄是誣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出兩句蓋謂人各以其淺近之見而疑此廣大之言非知理者也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

命曰彭祖史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
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二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
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
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爽齊饑于
首陽季氏富於魯孫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
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貪善而富惡邪
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
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
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
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力不力也命天命也此意蓋謂壽夭窮達富貧
貴賤若出於人為而無非天命而制之者亦非
造物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是曲直皆出於自
然我但推而任之矣朕豈能識者言亦非命所
能制又有自然而然者制之即莊子所謂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也此章大意只如此而其文
亦直截所以疑非列子之本書以下數章亦然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

族也而人子好敬並貌也而人子
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往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
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刹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
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粱肉居則
連欐山宜切出則結駟在家愀然有憂朕之心在朝
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
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
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
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

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
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
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
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
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貪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
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
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
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
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

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矣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弔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孤貉之溫進其茂藪有稊粮之味底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遑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不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人予達敬愛之類者謂人但偏向汝也連攙攫屋之。連綿也言其屋簷之長也造事者言所作爲之事也或窮或達窮則爲厚達則爲薄厚薄能否也倜倜而步行不進之貌舍音釋義同舍汝之愧者爲汝釋去此愧也更之再往也與之同再見西門氏也達者不爲智得窮者非爲愚失豈可以其命而自矜固然者固有自然之理也茂藪木藪也厚於命薄於德薄於命能多而不遇也厚於德薄於命能時而非所能也此德字與能字同意蓋道德之德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慮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十餘年小白與糾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發兵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束縛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雖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旦人能為其主亦以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

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

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著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著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雖不得不用

甚戚者甚親也國氏高氏齊二貴族也鮑叔知我貪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甚佳善用能善交人事也不得不舉不得不舉天命也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與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吾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

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隱朋可
病病矣言病至甚矣諱云者言不可諱人說也
此是句絶不已若者不比之人言惡之不以人
類比之也鉤乎君者鉤絆拘束之也逆乎民者
以法理操制之也上志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
不叛者苟不背於理而已慨不若黄帝責已甚
周也哀不已若待人甚怨也以德分人不自有
其德也以賢臨人有心於服人也以賢下人異
已而善人也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不用
其聰明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隱朋也
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
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管鮑之交加彼而垂波之言似薄鮑叔而厚隱
朋雖曰為國擇相實亦有命焉非夷吾所自由
也厚薄之語非實論也借此以形容力命之說
耳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
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屢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
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
得不誅也

兩可者詭遁而爲是非也無窮之辭不可詰也
數難子產之治言於子產爲治之時數有枉橈
也子產屈之言苦於先也子產既用鄧析之竹
刑又以扞格爲吾遂歸咎於竹刑故執而戮焉

之既戮焉之又誅之竹刑竹簡刑書也不得不
用而得不誅者竹刑鄧析所制子產始而用之
而鄧析乃以此被誅好惡反覆而禍福生焉皆
出於命之自然非人力也子產亦不自由爾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
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
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
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悲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
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

自運天地鉅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
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可以生可以死言各如其所欲死生而無憾者
人以此為天福之貪生而不得生苦於困厚求
死而不得死人以為天罰之此事於世同亦有
之而不知生生死死物我皆不自由非智力之
所能及莫非命也雖智亦無如之何得生得死
即是可以生可以死特地重疊如此下字或生
或死亦即不可以之意也杳然無際者言李真
無邊際也杳冥無際而不可窮此天道歸會之
地也冲漠而無所分別此天道運行之妙也誰
得而知之天地不能犯者天為剛德猶不干時
盈虛消息天且不違是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
智亦不能違時也鬼魅不能欺者雖鬼不得而
知之亦不能以此欺人也默之者默而悟之也
成之者渾成自然無容力也平之者平心以聽
之也寧之者安之其去也將之其來也迎
之莊子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是此意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罹祐自天弗聾由人我乎汝乎其弗曉終謂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

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賄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匪佑自天弗聾由人言福佑非出於天蔫聾非由於人皆自然耳精慮煩散思慮煩多而精神散失也乳湩有餘飲乳過多也矯氏之言爲其以人事致病也故以爲衆人而屏去之俞氏之

言謂其稟受之病也稟受出於天非人事所致
故以爲良醫而與之食謂其言稍近於理也盧
氏之言制之者不可知知之者亦不可知此雖
天亦不知之固以爲神醫而厚餽之以其取見
高妙也俄而自寥此一句又謂自然而然醫藥
亦無預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取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

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甚反常而非反常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爲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

醫能熊語文主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自短自長郎莊子鳧鶴之論筭之所無者言非
筭計之聚及與筭計無預人將若之何哉人既
不可得而奈何則安得丕聽之自然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
刹害不如其已
此章即莊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君子天
之小人之意顛天踈壽何者為好何者為惡以
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
從得不若已之為愈言不如聽其自然也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
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
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感之楊子曰古之人直己而
掌識之將以告若丕知取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
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
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
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
都亡所不信真矣憨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
奚不為

兄弟者言其年貌言才相若也父子者言其貴賤壽夭相安之遠也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者言我曾記得古人有此言也其言若何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是也紛紛多也若若動而不止也漢書有綏若若是也欲爲而不得爲欲不爲而又爲之命之所制執知其故知命則無壽夭矣知自然之理則無是非矣知嬰兒之心則無逆順矣知天命之性則無安危矣曰命曰理而又不足信故曰都無所信

都無所不信真矣懿矣真純誠懇一而不雜也若能如此則何所去何所就何爲可爲何爲不可爲皆無容心可也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觀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若若死即莊子之意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是也動若械者猶影問罔兩有所待而然也如

假師之本人其動也自有機械以使之既不由我則亦不知所以居不居所以動不動人之來見我之情貌何嘗變易人來不見我亦何嘗變易耳目之外皆已忘之所以往來出入獨得其妙歟得而拘礙之是乃忘己遺形以與造物者游也

墨音眉尿奴弔反軟弱也單音戰至音嘽嘽昆然困極貌許元火蒲遠三切憨癡結切憨癡無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知其情彼此雖窮年之久皆不相知此其用智之深也此下五段撰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情世態亦莊子所謂儒俠啓態之類墨音眉尿奴弔反軟弱也軍至不安貌嘽昆恐懼貌憨癡急速貌

巧佞愚直嬛魚戀反一切研丈約切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徵也不相語術者言其不以術相告也自以為用巧

之微妙碍斫不解悟貌

謬（何交切）怪（午交切）情露譴詬（居侯切）極凌誶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忘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寸之得也

此又四等狡才之人謬怪猶猾也情露今人言賣弄之意讓極吃急之意凌誶詰問也莊子曰哲士無凌誶之事不樂不相曉悟不相曉喻也

眠（莫典切）娗（徒典切）諈（生藥切）諉勇敢快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忘志也窮年不相適發自以行無戾也

此又四等異行之人眼娗瑟縮不正之貌諈諉煩絮之貌怯疑拙退也不相適發者不相決易也

多偶自專乘權獲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忘志也

窮年不相覩賅自以時之適也

多偶多可也易與人合也自專自用也與人不合也乘權得勢而有權者獲立孤立而無所憚者不相顧視皆自以為得時也

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感之於道之往也言皆出於自然也其情貌態度雖不一皆不得自由也命悉歸者皆歸諸命也此意蓋謂人情世態種種不同亦皆其命爲之

侻侻（俱切）爲成者（仙切）俏（妙切）成也初非成也侻侻敗者（二九）敗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二九二）眛然於俏而不眛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内福隨時動隨時止智（八）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墮亦不墜介也

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然夭折者不知命者也然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慼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虚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虚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侻侻（俱爲切幾似之類俏（仙妙切）似也成者（二）成而非成敗者（二）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

而迷之言爲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成俏然其
肖似之際雖若昧然而不可知而其理實甚明
初未嘗昧然也苟於其俏似之際而有不昧然
之見則禍不足駭福不足嘉外禍者人取惡逆
之禍也內福者人所好欲之福也禍福初無內
外人以好惡自分內因有駭有喜時動時止
偕行偕極之意而智不能知無容心也背峻阪
而立面深隍而行至危者也又摠其耳塞其泪
危之甚也然知其命之在天而無所容心則亦

宇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
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
方將披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極行假念
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
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
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恥爲獨竊笑
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十臣者各二觴焉

滴滴讓落之頸跪食者在下之食稜車小車其
制不不圓淨也雩涕拭其涕也惟事之極言以

生事爲憂也行假令作何暇字誤也此章蓋言
人之癡者不知死生去來而但貪戀目前之樂
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
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
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亟
憂焉

相室者其家幹者也此章乃得之本有失之本
無之論呂與詎同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
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追治也追琢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
雖趣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
仕雖迎合勢要而或遇或否莫非命也上言勢
使然者謂既爲農矣爲商矣爲工矣爲仕矣其
勢有不得不然也世故之所使不容自已也

列子鬳齋口義卷下一之終